

命案迭发，两人殒命，死因成疑，谍影重重，

聖獸配列 凶手到底是谁？

谍局²

穷形尽相

〔日〕松本清张 著
赵海涛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谍局²

穷形尽相

〔日〕松本清张 著
赵海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局. 2, 穷形尽相 / (日) 松本清张著; 赵海涛译.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08-7096-8

I. ①谍… II. ①松…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444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718

SEIJU HAIRETSU Vol.2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86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Japan in 1986.

Revised and republished a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SUMOTO Seicho Vol.60 by Bungeishunju Ltd., in 1995.

Republished as paperback version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ina Worker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谍局2: 穷形尽相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68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伯尔尼到苏黎世，一路上是平缓的丘陵，走高速公路只需一个半小时。当天多云，明暗的光斑投在森林和草地上晃动着。

下高速后郊外的风景还持续了一段路程，既而到了有街市的市中心，右手边河水潺潺，建筑物集中分布在两岸，对面是古朴的寺院，人来人往的桥和白色的水鸟群集的河流，这边的道路经过带有中世纪双塔的大寺院。

可南子在座位上展开地图，年过半百的司机在一旁做着说明，现在是经过利马特河往南开，由于班霍夫大街是商业街，除了市营电车之外其他车都不能开过去，所以是步行者的天堂。

河岸的道路成了广场，河面变得宽阔，到了苏黎世湖的湖岸。过了长桥，左手边是乘坐观光船的地方，船横着停在栈桥边。右手边是公园，林子里支着红红蓝蓝的帐篷，集中着进出小店的人。道路上也摆着一堆零碎的东西，是古玩跳蚤市场。小公园旁边是国立银行，再过去连着也是庄严的建筑。

边上是宽敞的林荫道，从车站前出发到湖岸的栈桥结束就是班霍夫街了。司机一边说一边掉了个头，准确无误地停在了开着跳蚤市场

的公园对面的建筑前。

“是在这儿吗？”

“是的，到了。”

司机指了指入口，边上有一块宽三十厘米，长二十厘米的黄铜板，上面刻着 V.KUNKEL 的黑色字样。要说招牌的话就只有这一块，说是不明显也不用这么不明显吧，不知道的人大概会丝毫没有察觉到就走过去了吧。

抬头看去，这栋古老的建筑有六层，占了一个街区的三分之二，听说这里是苏黎世排名第一的私人银行，但它表现得极为低调，只有在出入口挂着的一块隐蔽的牌子：V.KUNKEL，也不知道这是个人的名字还是一家公司的名字。对于看惯了像日本银行那样的从房顶、外壁和前庭都挂着大招牌的现代建筑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栋建筑，虽然也听说是瑞士的私人银行，但还是会觉得这更像是个秘密教会。

可南子走上短石阶，通过狭窄的入口往里面走去，中间光线有点暗淡。一路上连个保安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走廊的尽头是混凝土螺旋阶梯和电梯。在东京的话，这样的地方老早就被废弃新修了。待可南子走进能容纳四个人的电梯，里面也没有见到其他人，一按电梯就感觉摇摇晃晃，一副很不稳定的模样。

在三楼下电梯是因为有个标识写着请客人到三楼接待室，在电梯厅子的走廊上走了五六步，迎面就看到写着“接待室”的门。

一敲门，门内出来一个金发且穿着精致西服的女人，她笑容满面地招呼可南子进去。里面和外面的差别很大，一走进来感觉世界都不一样了。室内只有 90 平方米，一半是客人的等候室，另一半用柜台隔

开，里面坐着三个女职员，在她们身后摆放着书架和文件柜，周围放置着电话、电脑和文字处理机。由于空间很大，显得有些冷清，它们只不过是室内装饰的附加物，是柜台里装点色彩的装置罢了。可是，在这样的舞台内，却看不到一张宣传海报或挂历。

客人的休息厅设计得如同上流阶层的沙龙，种在花盆里的赏叶植物，向着高高的天花板挺拔生长，室内放着几十盆这样的植物，看起来重重叠叠，简直就像是亚热带的密林。地板是黑色的大理石做的，墙也不例外，只不过是绿色的，室顶上悬挂着一盏像层层松果叠成的倒三角枝形吊灯。

为了展示内部的豪华，看来他们在外表的美观上花了很大心思。

负责接待可南子的三个女职员看起来 30 多岁，但这三个人都无比热情，散发着令人无法抵挡的成熟魅力。

“很抱歉，请问您带护照了吗？”

其中一个个子高挑的女职员问道，面对可南子，她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带来了。”

可南子将手提包重新抱入怀中。

“不用了，现在您还不用给我看，接下来的手续都用不着。那么，您是要存现金还是有价证券？”

女职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这是这家 V. 卡库尔银行开出的发票，面额是五十万美元，由持票人支付，我想用这个开个账户。”

“感谢您选择我们银行，那么，您想开普通账户还是匿名账户。”

“匿名账户是指编号账户吗？”

“是的。”

“那请帮我开匿名账户。”

“非常感谢，请您稍等，我马上叫我们的业务经理过来。”

可南子朝柜台里看去，只见另外两人中的一人，对她微笑点头，拿起听筒。

在这里，除了可南子没有任何客人，非常冷清。可南子心想这样居然还能维持银行的业务运转。她不禁联想到在日本，银行的客人休息厅里总是人满为患。如果你在那里存的是普通存款，银行中总有一些烦人的职员对你游说个不休，他们总希望你改成定期存款。

可南子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看着挂在绿色大理石墙壁上的旧铜版画。

旧铜版画上，以古朴而少修饰的画风，描绘了位于山岳上的两支瑞士军队，他们的穿着比威廉·退尔时代还要久远，拿着弓和箭，进入战斗状态，周围是险峻陡峭的山峦，锋利的断崖和长着尖锐枝条的森林。

“古时候的瑞士，就和画上画的一样，贫穷到男人不得不作为别国的雇佣兵出去挣钱的地步。”

一个阴沉的男声在可南子耳边响起。

“我们国家国土的四分之三都是山脉，食物无法自给自足，在狩猎生活中锻炼出来的山岳民族，只能作为雇佣兵在别国谋得生存。勇敢的瑞士佣兵不管在哪个国家的宫廷中都很抢手，而且为了对雇佣他们的君主尽忠，瑞士雇佣兵之间也会展开战斗，甚至会两败俱伤。在法

国大革命高潮时期，直到最后都拼死保护路易十六的，是瑞士雇佣兵；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撤退之后，在他穷途末路时守卫在他身边的，也是瑞士雇佣兵，而在这场战役中，将近一万人战死沙场。”

可南子回头一看，眼前是一位绅士，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银色斑点眼镜，胸前的口袋里露出白色手帕，嘴唇上方蓄着短短的胡子，正微笑着对可南子说。

“我们的银行业务服务很好地继承了瑞士人毫不动摇、一心一意的尽忠精神，一旦和客户签订了契约，在和客户的信赖关系上，我们就如同雇佣兵，保证对客户忠诚以待，绝对不会屈从于第三者的干涉，这是我们银行的传统做法。因此我们瑞士银行，特别是匿名账户这一业务，时常被人误会，他们对我们的认知完全不贴切。我真是的，不自觉地就喋喋不休起来。那么，请您往这边走。”

在前面带路的人穿着一尘不染的深蓝色上衣，在女职员眼里宛如夜总会小姐卖弄风情的目送下，可南子跟在带路人身后一路碎步前行。

带路的银行职员，朝着可南子来时那扇门的反方向走去。大厅里有赏叶植物组成的树林，他们穿过大厅，面前立着一面漆黑厚重的大门，这面大门光滑透亮像镜子一样，没有安装门把手。职员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卡，在大门的边缘处刷了一下。大门自动打开了，门后狭长的走廊犹如以远近构图法画出的插画。

那职员走在可南子前面，走廊只有两米宽，在左侧连续装着几扇大窗，采光很好，即使头顶的电灯没有打开，走廊也非常明亮。

走廊前方是里院，其中有一栋低矮的建筑。路上，繁茂的银杏树遮挡了阳光，使窗户看起来阴沉沉的，经过无数岁月洗礼的银杏树，

粗壮的树干直指天空茁壮生长。

他们穿过了走廊，带路的职员领着可南子向右转，脚下有一段向下的台阶。四周没有窗户，灯光从头顶洒下，走下七八级台阶后，又是走廊，一扇大门挡在眼前。

职员刷了一下卡，大门无声打开，这回是个宽敞的走廊。地毯和墙壁都是统一的米黄色，墙壁边框里嵌入的风景画排成一列。虽说是些小物品，但其中大多是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似乎还有格罗和莫奈的作品，简直就是小型的画廊。

领路的职员转过一个拐角，虽然已经看不见那个小画廊了，但是宛如酒店前厅一般的小房间却让人眼前一亮。别致的沙发，桌上的画册，花盆中的玫瑰，象牙色的墙壁上挂着一大一小两幅古典风景画，以及闪着金色光芒的画框。房间里还有几个拱形的出入口，但都是上了锁的。

和酒店不同的是，墙壁的边上放置了一张长桌子，桌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女秘书，带路的职员和她低声耳语。

女秘书对可南子微微一笑，这只不过是商务上的招呼，微笑中没有丝毫媚态，女秘书用钥匙打开了其中一扇拱形门，让两人进入。

里面是一间雅致的接待室，室内的配色与其说是私人银行，不如说更能给人一种回家的温馨感觉。

“请您稍等，我们经理会马上到来。”

带路人的任务到此就结束了，留着短胡子的职员低下头，悄无声息地离开。

室内约15平方米，明亮的窗上挂了纱质窗帘，窗外远方的建筑若

隐若现，富有庄重感的浅褐色窗帘，被折出漂亮的褶子，挽在一边。光线照射在深榆色的椭圆形桌面上，似乎在上面铺上了一层玻璃。象牙色的墙壁上，一个不起眼的地方雕刻着精致的图样，画着森林和湖泊的油画镶嵌在金色画框内，画上似乎蒙上一层水汽，迷幻缥缈。围绕着桌子摆放着四张沙发，贴心地罩上了白色刺绣的沙发套，纯手工缝制的刺绣，毫无疑问是瑞士的名品，这样的装饰让整个接待室充满家的感觉。

可南子在之前那本书上看到：开设一个编号银行账户，只能由存款人、银行主管（高级领导级别）和业务办理人三个人在密室中单独进行。可南子本以为是去那种类似于避开银行内耳目的暗室中交涉，进来房间后才发现与自己之前所想的并不一样，而且一想起这栋建筑外观的寒碜，只用一张黄铜板做成的招牌，以及从正大门到电梯，再从电梯到接待处经过的那条冷清的走廊，可南子就觉得摸不着头脑。

瑞士银行难道和联合银行、信用银行不一样，仿效的是个人银行的运营模式吗？这家 V. 卡库尔银行，在苏黎世也算得上是大企业，连杰弗逊也为它的安全性打包票。他说，不管怎么说，开编号账户还是私人银行最合适的选择，因为这里值得信赖，每天都有成群客户蜂拥而至，英国人称呼他们为“苏黎世的小鬼们”，这话当然是出于他们内心的忌妒。

就在可南子欣赏着镶嵌在画框中的湖中妖精入浴图的时候，有人打开门。随后，身边响起微弱的脚步声。可南子回头一看，一位绅士亲切微笑着站在那里，栗色刘海遮住了他宽阔的额头，一张鹅蛋脸，身材修长，他长脖颈上系着有些发白的领带，和他胸前的手帕一样，

在黑色西装的衬托下格外显眼，得体的穿着让人无可挑剔。虽然他已经 50 多岁了，但完美的身材比例使他看起来年轻不少，他单手提着公文包。

“欢迎您的到来！”

他没有询问可南子的名字，而是在她面前，弯腰递上名片：希尔纳博士。

看来是个重量级人物，并且他的态度非常严肃。

希尔纳博士将漂亮的小型茶色公文包放在桌上，手指交叠，对可南子露出礼貌的微笑。可是，面对着可能成为他的客户的访客，他的眼中闪烁着法律专家的自信光芒。

“对于您选择在我们银行开设账户，我感到非常荣幸。”

希尔纳博士有着一头有些卷曲的栗色头发，他稍微仰起白皙宽阔的额头，露出剃得干干净净的脸颊和尖下巴。为了让外国来的女人能听懂，他语速缓慢地说着英语，一个词和一个词之间有明显的停顿，他的发音也堪称完美。

“我姑且询问过了接待的职员，但为了以防万一，我再向您确认一下，您是想开一个匿名账户，而不是临时账户吧？”

“是的，听说这家银行能为我开设编号账户。”

“匿名账户，自然就是编号账户，所有的银行账户虽说都有编号，但瑞士的匿名账户，准确地说，不会通过编号追踪到账户主人。开设账号的银行职员，除了极少部分之外，其余的都会命令他们毕生对秘密账户守口如瓶。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银行职员只用编号处理账户记录。”

“您说除了极少数之外，可这里银行一方的人就只有希尔纳博士您一人。”

“真抱歉，规定开设匿名账户是需要银行一方的最高主管和负责人二人同客户交涉，但很不巧，银行业务经理今日正好去纽约出差了，合营人稍事片刻会赶来与您进一步商谈。他很快就会从贝鲁的家中赶来，很抱歉，请您稍等。”

“我知道了，我叫中上可南子，需要我出示护照证明我的身份吗，博士？”

“不用了，等合营人到了，再请您出示护照。”

“我听说贵银行是在苏黎世经历过祖孙三代传承的历史悠久的大型个人银行，即使这样也需要合营人吗？”

“这就是联合银行和信用银行这类商业银行与我们的不同之处了。”

希尔纳露出彬彬有礼的微笑，以带点授课味道的语气回答道。看来他的博士学位应该是在经济或是财政方面的。

“商业银行是法人组织，个人银行是由一个家族或是以合营的方式经营，所以不是股份制企业。即使是合营人，也是家族中的旁支，也就是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因此，他所承担的责任是巨大的，甚至有义务将个人财产的最后一分钱也赔进去，所以不得不认真地运作整家银行。”

“.....”

“瑞士的个人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巴塞尔的拉布银行是在 1787 年成立的，而日内瓦的罗伯德·奥迪耶银行则成立于 1798 年，如今在瑞士就有四十多家个人银行，本行是第三十家分行，从属于‘个人银

行协会’，我们的顾客中从没有人经历过破产，这在全世界也是前所未有的光辉历史。”

他接着娓娓道来：

个人银行的经营者和客户以一种十分传统的方式建立起关系，只要银行的经营千秋万代，顾客就会始终追随，其信赖关系是坚如磐石的，就像血缘关系一样。自然而然地，银行的经营者就会怀着与顾客同呼吸共命运的理念，为顾客的利益鞠躬尽瘁，这与拥有众多不特定顾客的股份组织商业银行是不同的。

不过，个人银行在业务上与身为法人组织的工会银行和信用银行并无二致，为顾客办理存款业务，给工商业者融资，发行债券，作为中间商叱咤于股票交易场，管理各种各样的有价证券，涉足房地产设备信用委托与国际金融交易，等等，此外还进行着汇率、黄金和贵金属的买卖。

这些业务当然也具有投机性，不过却不止于投机，也基于本行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交换收集得来的灵通的国际情报所做出的科学合理的预测。委托人既可以作出指示，也可以全盘委托给我们处理。只是我们也不是全能神，就算我们竭尽全力也难免会出现错误。那时我们会负荆请罪，向顾客阐述详细的经过，呈上损益明细表。因为是业务，所以不进行赔偿。正是因为我们会竭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低，才能保持良好的信用，不然顾客早就放弃与我们合作了。

天生具有雄辩之才的希尔纳博士好像注意到自己语速过快了，他稍微放慢了速度，把晦涩的词语改成通俗易懂的表述，一边微笑一边口齿清晰地讲述着。

他稍微瞥了一眼钟表。“太晚了”的表情浮上了他精明的脸庞，这是合作伙伴应该抵达的时间。

“瑞士银行的账户号码对外是绝对保密的，对本行的职员尚且不会透漏一点风声，更何况是其他人。打个比方，一个不在瑞士居住却拥有本行存款账户的外国人，就算其国籍所在的国家依据其法律向我们发出公开存款账户的请求，我们也是不会答应的。因此，我们背负了很多恶名，说我们的存款账号是逃税的最佳选择，是黑市的黑钱回流到社会的中介，是贪污腐败的温床，等等，但是我们坚信本行是没有那种所谓来路不明的钱，因为我们有顾客的身份保证书……”

门被敲响了，是有点急促的敲门声。

门开了，希尔纳博士听到敲门声就站起来了，可南子也跟着站起身来。

一名体态肥胖的男子进来了，他肩膀宽阔，使大开着的门看起来狭窄无比，嵌在那中间的圆脸正哧哧地笑着，微低着头走到了桌子边上。

是舒尔茨！

可南子一下子愣住了。

桌子边上有一套围成三角形的沙发，可南子坐在客座，希尔纳博士坐在入口处，走到近前时，舒尔茨搭着外套的右手往身前一放，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您来啦。”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本行的合伙人舒尔茨先生，这位是？”

“中上小姐。”

“咦？”

“啊是这样的，我和中上小姐昨晚在伯尔尼已经见过面了，作为奥特·罗兰·帕拉斯的客人。”

“啊！原来如此。”

博士来回地打量着二人。

“今日您是我的合作伙伴——V. 卡库尔银行的客人，能再次见到我感到无上的光荣。来，请坐。”

舒尔茨拖着肥胖的身体，却举止潇洒地邀请可南子落座，就像他在罗兰·帕拉斯的包厢时做出的举动一样。

可南子还是说不出话来。

“卡库尔的当家——威尔赫姆·卡库尔的祖父有五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又有三个儿子，他的长女，也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虽说是卡库尔的族人，也不过是外戚而已。”

他那双下巴笑意盈盈。

“而这位希尔纳博士就是本行的镇店之宝了，他可是拥有可以媲美计算机运算的聪明头脑，而且还是位经济学博士呢，在瑞士银行里拥有博士头衔的人可是少之又少的，那也是因为瑞士银行在投资上必须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而希尔纳博士的学识尤为出众。”

“您过誉了。”

希尔纳博士低着头垂眸说道。

“而且希尔纳博士不仅是本行的领导级人物，还是我们瑞士国防军的少校。”

可南子看向头发卷曲的博士，原来他既是瑞士银行的精英，也是瑞士国防军的精英啊。

“舒尔茨先生是中校大人。”

希尔纳少校如此说道。

司令官是中校？

“和平时期的瑞士国防军里是没有将级军官的，舒尔茨中校大人是旅团长，在大演练的时候以这一身份进行指挥部署。”

“因为我这年龄和体格，还有‘旅团长’的称号，外国友人都以为我是将级军官，这实在是让我感到十分光荣的误解，所以我也不会特意去纠正。”

舒尔茨这才仰头大笑。

不过，很快便止住了。

“让您见笑了，那么，您的存款金额是多少呢？”

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可南子。

“是 50 万美元。因为听说瑞士银行是不接受小额存款的，所以我有点担心。”

可南子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50 万美元足够了，非常荣幸能为您办理业务。”

“能证明身份的只有护照，就是这个。”

可南子从手提包里拿出护照，封面是红底带着金色菊花花纹的。

“请允许我拜阅一下。”

舒尔茨用他那像婴儿般的胖手指翻开了护照。

就是这双手想在夜深人静时往门上插万能钥匙吧，就是这隆起的肩膀曾经打过什么鬼主意吧？

希尔纳博士在一旁打开手提公文包准备资料，舒尔茨把护照递给

了他后，又把目光锁定在可南子身上。那一瞬间，他的眼里闪过一道光芒。

“中上小姐，您的存款是现金还是证券呢？”

舒尔茨的目光又归于商业性的平静。

“是苏黎世的 V. 卡库尔银行发行的凭票支付支票。”

“噢，是本行发行的呀，那一定没有差错的支票。”

一旁的希尔纳博士也一同微笑着，这不可能是空头支票。

不过，可南子却觉得舒尔茨的微笑有些意味深长，那轻蔑般的轻笑仿佛在说他早就知道那是自己的合作银行开具的支票。

不，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受杰弗逊先生的委托，舒尔茨从 V. 卡库尔银行的支票簿里划出 50 万美元，而可南子则从杰弗逊那里得到了这笔钱，把它从伯尔尼的奥特·罗兰·帕拉斯带到苏黎世的 V. 卡库尔银行去。是不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交易就像伯尔尼旧城区的壁钟，每隔一小时就会有当地的人偶出来报时一样自然明了，所以自己才掉以轻心了呢？

杰弗逊是代替巴顿大总统向舒尔茨提出 50 万美元的申请的，于是，舒尔茨的前方才会有巴顿的身影，而且还和日本首相在凌晨的迎宾馆的“波斯套间”内谈话。

“中上小姐。”

是舒尔茨那敦厚的声音。

“我们已经为您开设了不记名账户。”

仔细检查过支票的希尔纳博士朝舒尔茨点了点头。

“另外，关于身份的证明，您想怎么处理呢？”